



民国爱情传奇

最可歌可泣的爱情传奇

张学良：“我这一生欠赵四小姐太多。”

赵一荻：“为什么才肯舍己？只有为了爱，才肯舍己。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，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。”

世纪之恋 张学良与赵一荻

纳米／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民国爱情传奇

纪之恋

良与赵一荻

纳米一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之恋:张学良与赵一荻/纳米著. — 太原:
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7

(民国爱情传奇)

ISBN 978-7-5378-4511-3

I . ①世… II . ①纳… III . ①张学良 (1901 ~ 2001)
— 生平事迹 ②赵一荻 (1912 ~ 2000) — 生平事迹
IV . ① K827=7 ② 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5381 号

书 名 世纪之恋:张学良与赵一荻

著 者 纳 米

责任编辑 张 丽

设计制作 鸿儒文轩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427866 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 230 千字

印 张 17
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511-3

定 价 35.00 元

不怕死 不愛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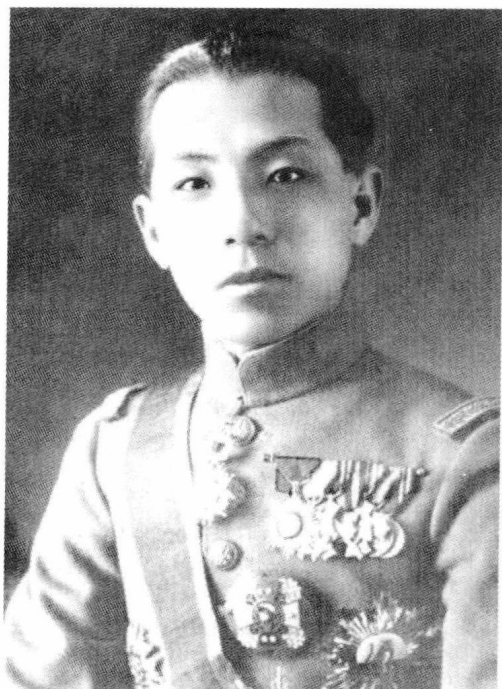
丈夫決不受人憐

頂天立地男兒漢

磊落光明度餘年

張學良

十九年
十二月廿一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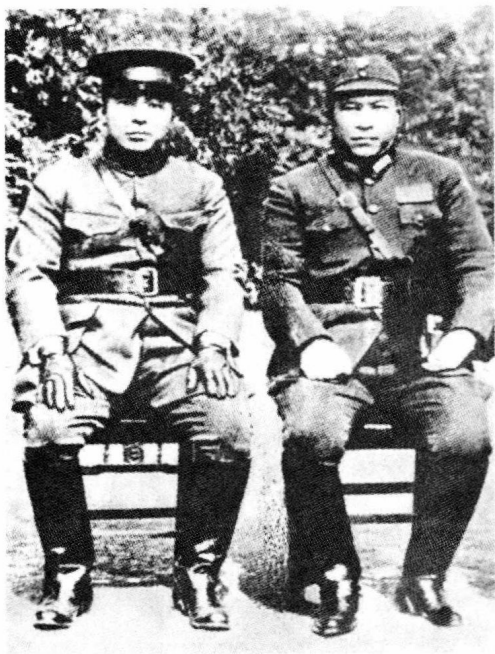
少帅张学良



赵一荻艺术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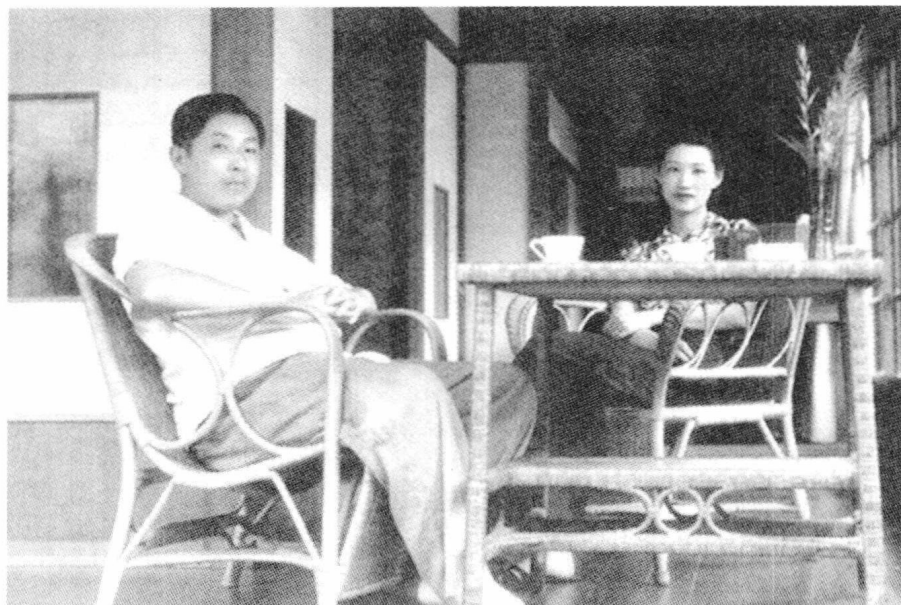
年轻时的赵一荻



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杨虎城



张学良与蒋介石（前排左一、左二）



张学良与赵一荻台湾井上温泉幽禁照



井上温泉远离城镇，山居生活中张学良与赵一荻种上几畦菜贴补“家用”



赵一荻在喂鸡。这些鸡下的蛋成为她和张学良山中幽禁生活中必不可少的“营养品”



能够熟练使用缝纫机的赵一荻



张学良与赵一荻居家用早餐



张学良与赵一荻在网球场（左一为监视他们生活的特务刘乙光）



书架上的图书记录了赵一获的“伴读”时光



幽禁岁月中，晨起，先打一套八段锦，这是张学良养成的习惯



晚年时的张学良与赵一荻



张学良与赵一荻合葬于夏威夷神殿之谷



前言

废墟上的罂粟，它的诱惑，在于苍凉中的凄艳，温柔中的浓烈，优雅中的孤寂，缠绵中又隐匿着危险。这般独特迷人的风韵，正如 20 世纪的民国所散发的气息。那个由故事组成的传奇年代，如同罂粟，盛放在后人回首凝望的目光之中，我无法想象，会有另一个时代，绝美至此。

若说起江南，那必是水的灵动，像一位哼着小曲儿的采莲女；若说起北国，那必是雪的桀骜，像是一位白衣飘飘的冰美人。若说起民国呢？你永远无法弄清她的韵。她是像谜一样的女子，带着远古的典雅，带着大洋彼岸的淫靡，一颦一笑，眉眼轻佻，足以摄人魂魄。蓝底碎花旗袍曼妙的余韵中，谱写了一场又一场美到极致的风花雪月。我喜欢“极致”这个形容，民国男子或女子，不乏用生命去恋爱或者写作，或者爱国的人，这样的人真是浪漫到极致。因着那一份纯粹得滴血的心，

他们变成了一段段传说。

所谓传说，我喜欢它更甚于传奇。

同样徘徊在真实与虚妄之间，传说却更有诗的蕴含，每一个传说，都是一首不朽的诗。

翻阅古老的文字，看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故事，我同样看到了一首诗。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美得心醉，美得心碎。

我愿陪君半生戎马，我愿伴君一世幽囚。

舞会上的惊鸿一瞥，赵一荻是众多红粉玫瑰中唯一的清水芙蓉，缘分的红线早已暗自在她的心中打下相思结。一切都是注定，所谓缘分三生也不过如此吧。

然而这些，她不知。对东北军的抵触，变为对张学良的误解。1927年，奉系的势力已达京津一带，所以张学良经常去天津公干，他的业余时间经常是在各种娱乐场所打发的，当时天津最赫赫有名的社交场所是蔡公馆。张学良在蔡公馆为赵一荻举办盛大的舞会，在此之前，张学良曾在《北洋画报》上见过赵一荻的照片，如今他想见一见她，那个让他念念不忘、清丽脱俗的画中佳人。她却毫不领情，因为对东北军的偏见迁怒于张学良便从舞会上转身离去，率真而骄纵地拒绝了少帅单纯的好意，世人大多以为这对金童玉女是一见钟情，事实上，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只是这样而已，并不有趣，也并不愉快。

原以为彼此再无交集，谁曾料到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张学良竟是她一生错认的良人。当然，已经不重要了，是她认定的，便好。

少年裘马，衣履风流，早已注定的缘分终会到来。1927年，那个炎炎的夏季似乎也预示了一段炽热感情的开始。她与友人在北戴河游泳，夏季的北戴河风云莫测，突然涌来的恶浪令她昏厥在水中，友人

们惊慌失措地呼救。危急时刻，来此避暑的张学良恰巧经过，奋不顾身的相救，造就英雄救美的桥段，虽然他并不知落水的姑娘正是半年前舞会初遇的故人。也许是因为张学良的侠义与善良，他们才会有一个完美重逢的机会，尽释前嫌，最终成为一对被神祝福的璧人吧。海难之后，他住进了她的心里，不再是飞扬跋扈的少帅，而是温润如玉的公子。情长不过相思，他已有妻室，又如何？他风流成性，又如何？她不计名分，也誓要随君一生。

纵观赵四小姐的一生，爱情，便是她的生命，夫大于天，她用生命去爱他，一无所求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情深至此，怎不令看客泪垂。

唯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

这样的女子，谁遇见，都是一种幸运，少帅张学良自然也不例外。最初的印象来自《北洋画报》封面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，难道这就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缘分，那个画上的女子，那个比画还美的女子，他终究会遇到。

世人虽说少帅风流，却也知晓他敢爱敢恨，甚至是一种接近童真的爱恨。所以，当他在费尽心思为她举办的舞会上遭拒绝，又在另一场海难中无意救了她时，他们之间的错过被弥合得天衣无缝。爱情随之降临，如同可爱的洪水猛兽，轰轰烈烈，他追随着内心的直觉，热烈地追求她，与她共舞，甚至是交谈，都令他心情无比愉悦。

他们就这样，双双坠入爱河。我总喜欢把相爱的人比作一对彩蝶，恋爱的心情像飞翔，那么美丽那么轻盈。然而少帅是知道的，他们之间没有以后，浪迹情场的他，面对单纯如孩童的少女，他唯一给不了的，就是承诺。

年轻的爱情，纤尘不染，那枝清丽脱俗的水莲花呢？少帅以为会永远盛开在心里，却不知，她不甘如此，她不仅仅有不胜凉风的娇羞，还有追寻爱情的勇气。她是家教良好的大家闺秀，为他，出入舞厅，为他，被父软禁，如今，也可为他，抛弃一切！

那个危险而动荡的时代，她愿放弃一切依靠，冒天下之大不韪和一个已有妻室的男人出走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自然是满城风雨，而对于她，则是狂风暴雨。弱小的肩膀，为了爱情，承受了多少沉重，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，无法逃避的流言蜚语，背井离乡的忧愁，父亲登报与她断绝关系的凄凉。

一只孤舟，飘零在茫茫大海中，没有方向，亦没有回头的路。只有追随着风的方向，风进入了它的心，便心甘情愿随它漂流，哪管它是微风，还是飓风。

而对于赵四小姐，张学良就是她的风，也许这样的爱情，从一开始，就不是公平的。像极了那个落寞的才女所言，“见了她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她的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开出花来”。然而，这份不被世人看好的感情，却是两人一生的羁绊，只因他们爱得刻骨铭心，只因她爱得执着。

风流的少帅并非处处留情，可是他身边却也从来不缺乏女人。然而她是不同的，她是唯一的，一个女子，拥有牡丹的高贵，兰花的清幽，芙蓉的清丽，她必定是一个出众的女子。更何况，她还是一位痴情的女子，跟随张学良的前两年，她甚至不能进入帅府，当然，私奔的她更不可能回家，受到这样的委屈，赵四依然对张学良一心一意，甚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诞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

张学良对她自是怜爱，然而她知晓，她不是他的唯一。一个女人，